



采访素材 + 一手资料 + 图文并茂
真实展现新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对外医疗援助行动

中国援非抗击埃博拉纪实

死亡征服战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

何建明

重磅作品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死亡征战

何建明
著



天地出版社 | TIANDI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死亡征战 / 何建明著. —成都: 天地出版社,
2018.1

(何建明作品精选集)

ISBN 978-7-5455-3212-8

I. ①死… II. ①何… III. ①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41480号

死亡征战

出品人 杨政
著者 何建明
责任编辑 孙晓萌
封面设计 思想工社
电脑制作 尚上文化
责任印制 葛红梅

出版发行 天地出版社
(成都市槐树街2号 邮政编码: 610014)
网 址 <http://www.tiandiph.com>
<http://www.天地出版社.com>
电子邮箱 tiandicbs@vip.163.com
经 销 新华文轩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成品尺寸 160mm×230mm 1/16
印 张 12.75
字 数 158千字
定 价 35.00元
书 号 ISBN 978-7-5455-3212-8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咨询电话: (028) 87734639 (总编室)

购书热线: (010) 67693207 (市场部)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第 23 批北京安贞医院援几内亚医疗队在几内亚科纳克里的中几友好医院前合影。第 23 批北京安贞医院援几内亚医疗队在北京召开总结会，汇报两年内医疗队在几内亚的工作生活、抗击“埃博拉”病毒和心血管病研究项目进展等情况。第 23 批援几内亚医疗队由 19 名队员组成，圆满完成了援非医疗任务后回国。（图片来源：新华社）

正在塞拉利昂援助当地抗击“埃博拉”的中国疾控中心副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高福对新华社记者表示，中国目前还没有治疗“埃博拉”的药物，但据了解，相关研究已经获得突破。图为中国援塞医疗队队员向塞方人员讲解“埃博拉”防治知识。（图片来源：新华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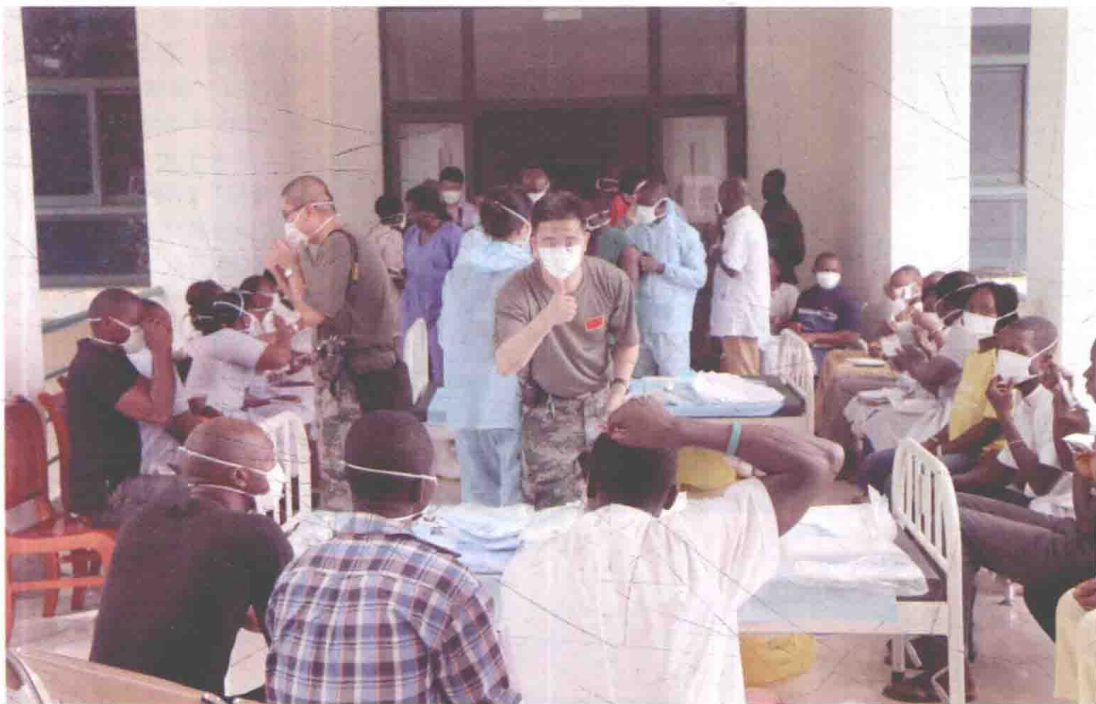




2014年10月15日直击解放军援塞医疗队一线接诊。10月11日，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医护人员护送留观患者进入病房。一个月前，由北京302医院30名医生护士组成的解放军援塞医疗队抵达西非塞拉利昂首都，参与抗击“埃博拉”疫情。10月1日，弗里敦市郊的中塞友好医院“埃博拉”留观中心正式启用，医疗队开始接诊留观患者。（图片来源：新华社孙捷摄）



当地时间2014年12月10日，解放军援塞医疗队为中塞友好医院由留观中心转型为留观诊疗中心开展输液培训活动。这是中方队员在教授塞方护理人员留置针的穿刺方法。至此，已经有近500名解放军医护人员站在了援非抗埃的最前沿，半年多来累计接诊患者938例，确诊295例，治愈出院25例。这是解放军卫勤力量首次成建制独立赴海外进行重大疫情防护任务，为世界有效控制“埃博拉”作出突出贡献。（图片来源：新华社戴欣摄）



当地时间 2014 年 9 月 22 日，解放军援塞医疗队为中塞友好医院即将上岗的塞方工作人员开展 PPE 穿脱流程培训，医疗队员通过手势表扬塞方医务人员。（图片来源：新华社 黄显斌 摄）



当地时间 2015 年 1 月 9 日，解放军援塞医疗队为患“埃博拉”的孤儿雅尤玛（中）举行庆祝新生仪式，雅尤玛亲笔写下“中国”二字。（图片来源：新华社 戴欣 摄）



世界卫生组织 2016 年 1 月 14 日宣布，利比里亚复燃的“埃博拉”疫情已于 14 日结束。2015 年 2 月 19 日中国农历羊年大年初一，参与抗击“埃博拉”疫情的中国援塞移动实验室检测队的队员崔玉军、张柯、辛文文、蒋宝贵等在塞拉利昂指挥舱内讨论样本检测情况。农历羊年的第一天，队员们依然奋战在抗埃一线。（图片来源：新华社 孙鼎盛 摄）



世界卫生组织 2016 年 1 月 14 日宣布，利比里亚复燃的“埃博拉”疫情已于 14 日结束，目前所有已知的“埃博拉”病毒传播链在西非地区全部终结。在病毒肆虐两年多之后，这场期盼已久的胜仗离不开西非三国强有力的政府领导、当地民众社区参与以及来自各国的援助。世卫组织官员还特别称赞了中国发挥的重要作用。2015 年 4 月 4 日，在塞拉利昂首都弗里敦市郊的中塞友好医院“埃博拉”诊疗中心，中国医疗队队员与两名被治愈的“埃博拉”出血热患者（中）合影留念。这是中国第四批援塞医疗队首批治愈出院的患者。（图片来源：新华社 祖荣强 摄）

“僵尸”复活

人类以为自己很强大，其实在很多时候，人的生命极其脆弱。比如我们遇到比头发细十倍、只有在显微镜里才能看清的那种叫“埃博拉”的病毒时，就几乎没有任何抵御的能力。在非洲丛林和河流丰沛的地区，人类很容易被“埃博拉”缠上，而且防不胜防。这种热带病毒的本事是超级的，一旦它避开可能的防御后，就会将人的骨骼和肌肉之外的任何其他器官及生命组织都视为进攻对象，且无往而不胜，其侵蚀的手段就像鬼子进村扫荡一样。随后，那些进入人体中的病毒细胞，会很快自我复制并袭击人的血细胞，使得人体的血细胞开始死亡并凝结在一起。于是凝结的血块立即堵塞血管，切断人全身的血液供应，接下去那些受感染的器官即刻出现死片，一片片地衰退。这个时候，病毒蛋白质则以不可抗拒的凶残态势，向人体发起全面进攻，势不可挡。于是人的全身皮下出血，所有孔窍跟着出血不止，同时皮肤和肌肉的表面隔膜开始炸裂，直至生命停止……如此稀奇且令人毛骨悚然的过程，正是“埃博拉”妖魔得意忘形地灭绝人类的“序幕”。人死了，但“埃博拉”的使命没有结束，它会潜藏在人的尸体中数百小时，期间不断随腐烂的尸体一次次涅槃、复强，并等待着更多的“美味”到来。它知道，居住在非洲的人类有个传统：一个人死后，他的亲属和朋友会在下葬时不停地抚摸死者的身体，而且作为亲属还要为死者剖腹，取出五脏六腑，这过程恰是潜伏期待之中的“埃博拉”开辟新战场的机会，于是“大兵团”的病毒开始对付芸芸众生。这一刻，我们人类不用说毫无还手之力，就是想躲也躲不过去，结果是

一个接一个地死去，而且死相极其恐怖，毫无尊严。

41 年前的 1976 年 9 月下旬，一向非常讲究的传教士马波罗·洛克拉先生的死及其死状便是如此。洛克拉先生是第一位被世界公认的有文字记载的“埃博拉”病毒殉命者。他生前一向追求的体面和尊严，在失去生命的那一刻也随之丧失殆尽。“眼睛、鼻子、嘴、耳朵，还有肛门、生殖器，全都渗血，皮肤爆裂，四肢萎缩并弯曲……比魔鬼还要可怕。”洛克拉先生的学生这么描述。

死在南苏丹与原扎伊尔（现民主刚果）北部巴姆巴地区一个叫雅布库村庄的洛克拉，其葬礼按当地的风俗举行。他的妻子、母亲、岳母等女性亲属，要为他剖腹清脏，清洗消化道中残留的食物和粪便——据说这样可以清洁地去见上帝。但洛克拉的葬礼才结束几天，他的母亲、妻子、岳母和参加葬礼的 21 个人，一个又一个倒下，并且出现与洛克拉一样的死亡前兆：发烧、呕吐、出血……之后两三天内，一个接一个地死去，一共死亡 18 人，唯独有身孕的洛克拉的妻子没有死，可后来发现她腹中的胎儿是死胎。

另一幕因洛克拉先生引发的恐怖景象更为惨烈：那天，在洛克拉发病时曾为其注射的修女比塔也在几天后开始发烧，并在七天内救治无效而亡。比塔平时是个善良而热心的修女，村民们平时喜欢与她接触交往，但这一次大家因此付出了代价。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与比塔接触过的几十名村民相继紧随其后死亡，在他们死亡之前有人被送进医院，可任何药物都无法挽救其生命，结果死亡的人越来越多，形成了以雅布库村为中心、半径 50 公里内的 55 个村庄被瘟疫所袭击，有 397 人死亡。后来当地一家天主教医院的修女们赶紧向政府求救。面对突发而来的“怪病”，当时的扎伊尔政府也束手无策，立即求助美国等西方国家。美国派出由著名病毒学家卡尔·约翰逊先生组成的一个专家团赶赴病毒流行区。然而，让经验老到的约翰逊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根本找不到这一可以在短时间内让人命归西天的病毒的行踪。约翰逊先生站在雅布库村边的那条叫埃博拉河的岸头，无法抒怀内心的压抑与痛苦。那一刻，约翰逊忍不住想起了他祖先在 14 世纪 40 年代因一场黑死病而丧失生命与家园的悲惨情形，那场瘟疫中，人类共死亡 7500 万人，几乎占欧洲当时人口的近半。约翰逊想到这里，绝望地看着从身边流过的埃博拉河水，无奈地独自流泪……这一夜，他向自己的政府卫生部和世界卫生组织写报告，在报告中他这样形容：“可耻的、无法防止其侵袭的、

比当年黑死病更为可怕的‘埃博拉’病毒，将在非洲大地形成对人类威胁最大而且无法控制的灾难。”

“埃博拉”由此成名，并成为世界卫生组织列入危及人类安全最高级别的“四级”病毒（艾滋病和“非典”为三级）。

然而，“埃博拉”的厉害之处并非单一地致命迅速，还异常狡猾。它来无影去无踪，暴发之后往往突然销声匿迹，久隐于广袤的非洲密林沼地而不见。当人类以为它已灭绝时，它又会跃然而出，再来一次“吃人战争”。

有记录在案：1995年4月，民主刚果基奎特市及周围发生一场“埃博拉”袭击，发病315例，死亡245例，死亡率77%；2000年8月至2001年1月，在乌干达北部再起“埃博拉”疫情，发病425例，死亡224例，死亡率55%；2002年10月至次年3月，刚果共和国发生病例143例，死亡128例，死亡率89%……由此，世界卫生组织给出“埃博拉”病毒（Ebola virus）一个估计：平均死亡率达88%。

“绝对的恐怖”“有史以来最厉害和不可治的病毒”“人类的绝对杀手”“超级生物杀人器”……“埃博拉”病毒的名气可谓大矣！超过了几乎所有已发现的病毒。

叫人心惊胆战的还有：感染“埃博拉”病毒的死亡者中竟然还不时冒出些令人魂飞魄散的“活死人”。何谓“活死人”？用中国人的话来形容，就是复活的“僵尸”。

在“埃博拉”病毒流行区，据说经常出现可怕的尸体突然跳起来变成“活人”，而且像疯狗一样，张着血口，到处追赶所有动物，尤其是人类，逮住后便拼命撕咬，直到其动弹不得，并传染上病毒，成为另一具“埃博拉”尸体。这绝不是传说和夸张，如果你不怕晚上做噩梦的话，可以用手机“百度”搜索一下，上面有不少“埃博拉”“僵尸”和“活死人”的图片。我只看了两次，就再不敢搜了。你敢吗？以下引用一段利比里亚疫区描述“僵尸体”复活的文字：

致命病毒“埃博拉”仍在疯狂肆虐。近日，亚宁巴县有两名女性感染者死亡后被送去埋葬的途中突然醒来，然后居然蹿进村子见人就撕咬，造成当地居民极大恐慌。人们称这种死亡后又活过来的尸体叫“活死人”。据专家讲，“活死人”现象就是由“埃博拉”病毒引起的疾病。患者由于染上“埃博拉”后，连续高烧，陷入昏迷，而这一症状与临床死亡极为相似，所以有些“埃博拉”患者经常被医院认为已

经死亡。但或许几个小时、几天后又突然苏醒过来，并且进入一种极具攻击性的状态。这种意识下的病人，将撕咬所有运动着的动物，包括人类。外人看来，这个“忽然复活的死人”嘴角流着鲜血、眼神呆滞，形象丑陋，完全是一具活脱脱的“吸血鬼”或者“诈尸”。通常在出现这种情况时，人们对“埃博拉”病毒的恐慌加之数倍……

现在，本与非洲大陆远隔万里的中国人竟然与“埃博拉”也有了最亲密的接触，命运如何？这是本书主要叙述的内容——

妈妈死了，妈妈的亲人也死了，雅尤玛身边的亲人一个个地死去了，但九岁的她却活了下来。在中国医生的手里，雅尤玛挣脱了“必死无疑”的“埃博拉”病毒的侵袭。康复出院那天，眼泪从雅尤玛的大眼睛流出，她用生硬的中文断断续续地说：“谢谢，谢谢中国医生，你们救了我……”

2014 年春天至 2015 年春天的非洲大地上，数以万计的“雅尤玛”在中国医疗队的拯救下，从死亡线上活了下来。这是发生在两个相隔遥远的大陆之间的故事。

目 录

- 第一章 死神不请而来 / 1
- 第二章 生死心理战——21 天 / 13
- 第三章 盛产美女的非洲角 / 37
- 第四章 去遥远的地方拯救世界 / 53
- 第五章 国际考试 / 69
- 第六章 院士高福出事！ / 83
- 第七章 “中国 P3”，棒棒哒！ / 107
- 第八章 战斗这才正式开始 / 115
- 第九章 死亡就在眼前 / 131
- 第十章 穿越死亡线 / 141
- 第十一章 让倒下的都站立起来 / 157
- 第十二章 夺命的“埃博拉” / 169
- 第十三章 留在非洲乡村的“中国理念” / 181



第一章

死神不请而来



在网络世界中的“世界旅游手册”上，有条醒目的提示这样说：全球 12 个最不值得去的城市，非洲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列其前茅。有“驴友”如此说：千万别去这个热带病毒随时送你上西天的地方。不仅如此，那里简直就是一个垃圾场，是座毫无趣味可言的水上鬼城。此外，政变频发，你绝对不知道那里的下一秒会发生什么。远离这个鬼地方是最明智的决定。

如此不值得去的地方，谁也不愿意去的地方，中国援助几内亚的医疗队却已经有 23 批人员曾在那里长期驻扎。

说起“中国援非医疗队”，估计中国和世界上很少有人不知，尤其是我们自己。1962 年 7 月 3 日，非洲大国阿尔及利亚人民经过长期艰苦的反法武装斗争赢得胜利而宣布独立，但随之这个刚刚独立的非洲穷国面临法籍医生几乎全部撤离、国民缺医少药的困境。阿尔及利亚政府向世界求救，因为热带非洲病几乎每年要袭击包括阿尔及利亚在内的许多国家，独立后的人民生命仍然得不到保证。出于国际人道主义和对非洲兄弟的友谊，同样正在被西方封锁的中国政府，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亲自批准下，立即向阿派出医疗队，这个时间是次年的 1 月，即 1963 年 1 月，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创援外医疗队历史的第一个行动。当年我们向阿尔及利亚派出三个医疗队。之后的几十年里，中国政府向非洲派遣的医疗队从未间断过，并且至今已向非洲 45 个国家派过医疗队，几乎覆盖非洲所有主要国家，我医疗队员人员超过 1.6 万人次，使 2.6 亿非洲人民得到来自遥远中国医疗健康方面的无私援助。今天的非洲大地上，中国医

疗队的名声传播到了每个角落，非洲人民就是因为这份感情，认识了中国，也合力在 1972 年将中国“抬进”了联合国。在之后几十年里，又在各种国际场合支持中国政府的所作所为。我们现在经常听到“中非传统友谊”这句话，很大程度上就是指中国医疗队半个多世纪在非洲播下的可歌可泣的友谊与精神。

有位被非洲兄弟称为“光明使者”的中国援非医生叫乔世辉，他在非洲工作了 12 年，1990 年去时，老乔还只有 40 岁。“那里都比较穷，但病人多。我每天大约要接待 100 个病人，我们的医生每人都要负责 30 张病床，工作量巨大。”乔医生这样描述他这 12 年中所处的工作环境，“我们的病房通常屋顶是漏雨的。到了雨季，就得用大毛巾堵在漏雨处，如果雨水把毛巾浸透了，我们就把它拧干重新换上，再不行就得用自己的毛巾被，甚至是衣裤。常常每天十几个小时就诊，只能喝两瓶矿泉水。”

“12 年中，我得过 10 次疟疾……”乔医生很平常地说出这一数字。其实，在非洲贫困地区，患上一次疟疾就可能丧失生命。2015 年 10 月 5 日，诺贝尔医学奖颁给了中国的屠呦呦，就是因为她发现了抗疟疾药青蒿素，而她的这一药物被中国一个个援非医疗队带去拯救了数以百万的生命，因此人们称屠呦呦是“真正的天使”。

过去我就听过很多关于中国援非医疗队的故事，至今仍然清晰地记着：

广东省派出的援非医疗队是 1971 年第一批到赤道几内亚的。在他们的第六批援非队员中有位叫何贤杰的医生，在工作两年后突发脑溢血，倒在工作岗位上，何医生因此长眠在远离故乡万里的非洲大地。葬礼那天，这个国家的总统夫妇亲自到墓地为逝去的中国医生送行，成千上万人出席葬礼，他们多数是何医生看过病的人。

关于中国援非医疗队的故事可以另著一书。2014 年央视年度感动中

国人物榜中，“中国援非医疗队”列入其中，这是13亿祖国人民对他们几十年来所付出的贡献和在非洲播种友谊与精神的一个崇高致敬。

我们再来把目光落到那个在“驴友”眼里“最不值得去”的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

去过这个“最不值得去”的几内亚首都的中国人和当地的非洲兄弟姐妹们，尽管可以不认识、不知道这个国家的总统是谁或换了谁，但不会不知道在这座没有几条马路、没有几盏路灯，甚至没有一辆出租车的一国之都的城里有座特别漂亮、每天灯火辉煌的中几友好医院。

“这是我国政府援建的，于2011年开业就诊，全院有300张病床，在几内亚是最大的综合医院，在非洲也算得上非常现代化的医疗机构了。”孔晴宇，中几友好医院的中方院长、中国第23批援助几内亚医疗队队长。他在国内的身份是北京安贞医院副院长，著名心脑血管专家。

“我们知道‘埃博拉’在几内亚传播应该是2014年3月24日那一天，我记得比较清楚，因为那一天是周一。”孔晴宇说，“周一医院和我们队里都会开个会，通报一些重要情况。”

这一天，几内亚政府正式向外宣布已经有58例“埃博拉”感染者死亡。“在非洲这样的地方，死几十个人，似乎并没有引起当地人的恐慌，人们依然照常扎堆地唱歌跳舞，他们习惯了身边有人死亡、有人出世，所以当政府宣布一种新的传染病出现时，并没有出现我们想象中的那种恐慌。倒是我们这些经受过‘非典’的中国医疗队队员们重视了起来。”孔晴宇回忆说，“那天，我作为中方院长，内心立即紧张起来。因为我听队里的几名医生讲，在我们中几友好医院上周接收过两例病征与‘埃博拉’非常相似。第一例是18日进入我们医院的，两天后死了。第二天又接收了一位女患者，那女的还有身孕，没过周日那女的又死了。22日又来了一位男性患者，脑出血，当时我们对埃博拉病毒都一无所知。但